

9006



有島武郎散文集

任白濤譯

通俗本

上海龍虎
書店出版



有島武郎散文集

◀ 目 次 ▶

關於愛.....	1
四件事.....	113
關於人生與藝術.....	116
關於藝術.....	151
關於思想.....	167
關於生活.....	189
關於信札.....	219

原书空白

關

於

愛

原书空白

關 於 愛

一

人是一生下來馬上就要在“不可能”和“欲求”之間吃苦的；但以“不可能”的理由而拋却“欲求”，我是不能夠的。

我降生於這個奇異的世界以及我在這個世界把生命繼續到今日，我是明明白白地知道的。無論這個認識是可誇的，可恥的，要之，我是不能把它馬虎過去的。我不單考慮我的生命，確實還知道——是像哲學者那樣的知道，或是像冒險者那樣的知道，也未可定，但我是知道的。這個我的所有，是不能用任何事物消燬的；又任何威力，也是不能從我方把它奪去的；這原是我的所有之唯一的所有啊！

我的周圍，有可惡的永劫，——永劫是可惡的：

有時像冰一般地凝結住，逼迫我；有時使我的眼睛昏暗羞明，急得不停地打轉：我不過是落到這種東西的一角或是中央之一個“點”——我是像“點”之存在那樣地存在於永劫之中的。我是作為“點”而生出了的；可是在轉眼間，不留跡象地我便溶化於永劫之中而沒有了：這我也是知道的。但我覺得沒有了我，還不算可怕，我作為一個“點”存在於世上，這是可怕的。

然而我生出來了，這我是知道的。我自己既然是知道這個事實的主體，那末，我的生命不論怎樣地說，都是我的。我是能夠照我的所想那樣地產出生命的；它是我的唯一的所有啊！我雖然懷疑一切，可是結局是不能不尊重它的啊！

一個旅客行走於永劫之道上：照他自己那樣地知道他的，可是什麼呢？在太陽照着的時候，他的忠實的伴侶，是他的影子？在雲彩遮着的時候或是夜裏，做他的忠實的伴侶的，只有他的衷心而已：縱然拙劣，縱然醜陋，他也是要在什麼地方求得以上的事物的。我便有把自己當作旅客的時候。

我就是我，在我的周圍的人和物，明明白白地不

是我。我說出一句話，能否使外界的人和物信服？我對於外界的人和物，究竟以怎樣的關係為好？怎樣的關係可能或是不可能？誰肯把這些事情教給我？不是我的自身嗎？

這乃是個荒涼寂寥的道路：最無力氣的我，除我自身以外，什麼東西也沒有拿着；矛盾，蹉跎，迷惑，這都是當然的事。我常常對我自己像神一般地寬大；因為我的身子常常是失了母親的嬰兒似地映入我的眼裏的緣故。嬰兒是隨地匍匐的；那狀態已經夠可憐了，並且還往往誤陷到火裏，或是誤溺入水裏，而一爬出來，便又搔抓着肚臍子繼續地匍匐：憐憫這種艱難困苦的樣子的人，能不動起憐憫自己的心嗎？縱然“道德”罵他是自誤自溺，我也不會失去對於自己的這個憐憫之情的。

這也是一條嶮峻的道路：所以知道我的主體是我的自身者，因為我會用極嚴厲的——對於別人決不得使用的——利害的鞭策，施諸我的自身了；我知道打擊和顛撲接二連三地出現於我的眼前，這都是我的生之路上不可缺少的東西：在那時候我是勇敢

的。在我的前面，除了使盡氣力去生活之我。什麼也沒看見。我是超出又超出地壓榨自己之力而向未來的境界和艱難進攻的；任何生命的威脅，我也決不害怕它；那時的傷之痛楚，我覺得是有一種甜味的。但在這個自己緊張的極點，可恐的自己疑惑，往往等待着我；我遂因而感覺疲勞，因而感覺我的氣力是已經用到極限，不能再超過這個以上的了；我的唯一的城郭的我的自身，於是成廢墟了；我的眼前，也成黑洞洞的了。

這些不安和失望，常常迫脅着我；而我仍舊是捨依我靠我自身以外沒有別的法子。處到一切的矛盾與渾沌裏面，我仍舊是我的。不把我的價值抬高到實價以上，也不把我的價值降落到實價以下，我只願勉力把我放到我的正當的價值裏。我的價值，無論是怎樣地低劣的，而在我的正當的價值裏面的那個我，一點也沒有變化；這便是我所採取的態度。拿一個金剛石的，是必希望保持這個金剛石的正價的吧？我的自身雖不敢說是像金剛石那樣地尊貴的；但是我的心境與拿金剛石的人的心境完全一樣。

我是我的東西，是我的唯一的東西。我必須把我的自身當作何物也不能更換的可愛的東西，而屹屹然地，昂昂然地，立到這裏，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推移或是打動！

假若讀我這篇感想集的人，不能首肯這個出發點，那末，以下的，也就請不必再讀了。

二

我是深以我要說的事情不能給讀者以充分的理解爲慮的。人們是最容易表現他的自身的；因爲那是他知道的最清的。

實際却不盡然：我們所使用的言辭，可以說是陷穽似的，它雖然能夠獵取獲物，可是也能妨礙我們的自身，失去了它的效用；或是擴大鏡似的，我們雖是可以藉它看出身外的一切，可是不能看見自己的顏面；或者也可以說它像精巧的機械，我們雖是能夠靠它造出所有的東西，可是終究不能造出我們的自身。

言辭是爲表示意義而想出了的，但它已經漸漸地由它當初的目的而墮落了。言辭本是由心的要求

創出的，但如今物質把它佔有了——沒有什麼物質的希望，我們便不能述說我自己的心了。戀人的耳朵裏所進入的細小的言辭，是無論何時不會流暢的；爲使心心相通，我們是必須要憑藉個什麼不完全的媒介物的吧。

不單止此：言辭是不從順的僕役，我們是常常受它的背叛的；我們所發出的言辭，若是一有像針那樣的謬誤，馬上它的尖兒便要回轉過來刺戳我們；我們還會用自己的言辭，故意地在人前使出傲慢，卑屈，狡黠，癡呆的態度。

憑藉這樣的言辭，我們怎能夠無差錯地表現我的自身呢？所以我不得已一定要由潛伏於言辭裏面的“暗示”，獲得多多的幫助。言辭縱然不能夠表現我，而在它的後面隱隱約約地藏着的良知的唯一無二的兒子——“暗示”——是能夠不違反地把“我”傳給於希求者的。

“暗示”這個東西，的確是人類的兒子中的最優秀的一個姑娘；但是她因爲謹慎穩重而且不輕易除去那個面紗，所以人們往往忘却這個氣品高尚的美

麗的姑娘之存在。尤其是近代的科學，是要毫無容赦地，使在任何時地也不抵抗的她，受輕視，甚至於遭遇幽閉的禍害。

人間怎樣會生出這樣的優美的姑娘，我只有吃驚而已。她在認出自己的美德以前，並未嘗對美德有所希求；“在希求的瞬間，美德便不成美德”這個第一義的真理，她是本能地知道的。又不能正當地對待她的人，假若去親近她，那她的惹人注目的優雅的態度，便要立刻萎縮，不讓那人來親近；在那人自以為捉住她的時候，她事實上算已經成個美麗的死屍了。爲粘土所造成的人類，怎會生出這樣的氣品高尚的姑娘？

我爲表現我自身起見，是要求她的助力的；因爲我知道我自己的長進，是由她的柔軟的懷中的擁抱而成就的；因爲我知道人類的向上，是怎樣地要憑藉着她——雖然她常受人們的輕視——而開展的。

但是在我把我託交於暗示的當兒，我是要感覺羞愧的：最知道我的，雖是我的自身，可是我所知道的，都是雜亂而無秩序的，並且我連言辭的正當的運

用之道，也沒有十分的心得。在那言辭的後面，應該安居坐食的“暗示”的座位，究竟能不能穩穩當當地安擺到那裏，這一點我是害怕的。

雖然，我是要出發哩！我爲表現難以止息的要求的個性起見，爲企圖把一切有緣的個性與我的個性連結到一塊起見，我是毅然決然地要從我的自身出發的。

像我餓着那樣地有多少人是在餓着哩。我想把我給與這些人們，同時我也想從這些人們的裏面有所受取。因此，我想儘我的力量，把我的所知供獻給世人；只是我祈求我的貧弱的言辭裏，不要遮掩住暗示的丰姿。

三

我相信是已經知道“上帝”的事情了；我的思想的動搖，便從這裏開始了。

某人曾疑惑我是不是僞善者，這實在是沒可疑憾之餘地的：我明明白白地是僞善者，我是明明白白的僞善者。我所以是僞善者的緣故，是因爲我常在顧

慮着我自身的時候顧慮着外界；因為我是個弱者。我
是很通曉弱者一切的窮策的：爲了些微的事由，必須
要使出一個虛僞，這便二三四五地增加虛僞，——這
種苦痛，我是知道的；只因爲軟弱遂勉力稱強，而胸
中必定要時常感着戰慄的不安，這我也是知道的；用
苦肉計，把自己的弱點冒冒然地顯示於別人之前，希
圖博得一種的尊敬或是憐憫，這我也是知道的：要
之，我是很知道軟弱的醜態的。

僞善者的素質，不僅軟弱。真正的弱者，因爲不
覺得從那軟弱生出的醜態和悲慘，所以其人就滯留
到原來的境地，以爲滿足，而不自振拔了。僞善者則
不然：在他的反面是具有多少的剛強的；他具有感覺
自己的軟弱而惹起了醜惡和悲慘的能力；並且希
圖藉那個軟弱和剛強而掩飾一切。

在强者不知道那個剛強和軟弱的當兒，僞善者
便很知道那個剛強和軟弱了。人們嘗說：“僞善者的
素質，不是單用剛強去掩飾軟弱，乃是安然地住到那
個掩飾裏面而不知道羞恥。”我對於這種說法，是不
能不替僞善者辯解的；這不僅因爲我是個僞善者，要

替我自己辯解，我是想以我一個僞善者替一般僞善者向正人申訴的。

說僞善者是在以剛強掩飾軟弱的地方安然住居，不知羞恥，這是少為有點錯誤的見解。我以為僞善者的心裏，也是在苦痛着哩。想一想看：在一個時候持着多少的剛強和軟弱的，能不感覺兩個力的衝突嗎？既然感覺衝突，還能夠漠然地在那裏繼續無恥的行為嗎？

僞善者喲！你是遭遇很利害的輕視了，這是當然的事；因為你是個真正不愉快的人；因為你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判斷然和否；因為你常常帶着陰險的假面具。你是被人憎惡也好，被人侮辱也好，被人看做惡魔也好的；但是你在你的心窩裏隱藏着的不叫人知道，不叫人看見的苦痛，是會有人知道，有人看見的。僞善者喲！因為我自己是個僞善者，所以我是知道這些奧秘的。想做正人的緊憐的罪人——知道自己的罪過而以它為可悲的人——便是能夠把自己的剛強和軟弱的矛盾大聲地叫破的幸福的人。罪人的本領，僞善者的本領，畢竟是同樣的；只是罪人是疾

呼的，所以能夠聲聞於天，偽善者的呼聲一點也不像呼聲，所以天聽不見，——就是這一點差別而已。偽善者之我，常說別人是偽善者，如今我覺得這是可悲的。

我這樣地說，並不是希望叫世人諒解偽善者的：我只希望世人知道在偽善者的心之一隅是藏有不敢叫人看見，叫人知道的苦痛的。

且說一說我的苦痛——受良心的苛酷的責罰的苦痛：我曾像罪人一般地對上帝陳訴過我的罪過並祈求它；我還做過斷食乃至樣樣的苦行；有時我爲要同上帝會面，竟想歡喜喜地棄絕我的生命。

我曾以某項決心空想地企圖飛入上帝的懷中。軟弱的醜態喲！我當真實行這件事情了。

然而我果真得着新生命了嗎？果真得着憑藉上帝切斷罪惡之根的約定了嗎？

在由空想飛入上帝懷裏的瞬間，我曾過了極少瑕疵的生活，這是的確的；鄰人稱許我爲模範的青年。

但是我不會知道上帝。做知道上帝，依靠上帝的

宣言的我的手，不過是把我的言行嵌入那宣言裏頭罷了；那上面塗飾的很濃厚的軟弱者生出的空想的色彩，算是巧妙地把人們的眼睛遮蔽住了。

這時候假若我遇着與我所願意的外界斷絕關係的事件，那末，我或者可以從偽善者一躍而為正當的罪人，或者可以把我的罪過老老實實地說出來，恐怕是能夠叫上帝聽見的。但我終於覺得這樣的行為是軟弱的行為，——人們或者說這時候的我是很强的，可是斷乎不然！因為我相信一個人為免除罪惡，獻出自我，是本來就具有一種難以想像的剛強的。這決不是虛妄之論：在罪人那個良知中，具有對於什麼也不屈服的剛強，這是我明明白白地看出的。上帝的信仰，是唯有强者能夠進去的貴族的樂園；我很欣羨地往裏頭看，可是我不能得着入場券，只有在它的圍牆外邊效法貴族的動作而已。

要之，我是明明白白地在基督教會裏看出成羣的偽善者了。砂知道砂，金知道金，偽善者的我的眼睛，是當然會看出教會中的偽善的分子的。這是可悲的事實！敘述這種事情，我覺得很是不堪，很是把自